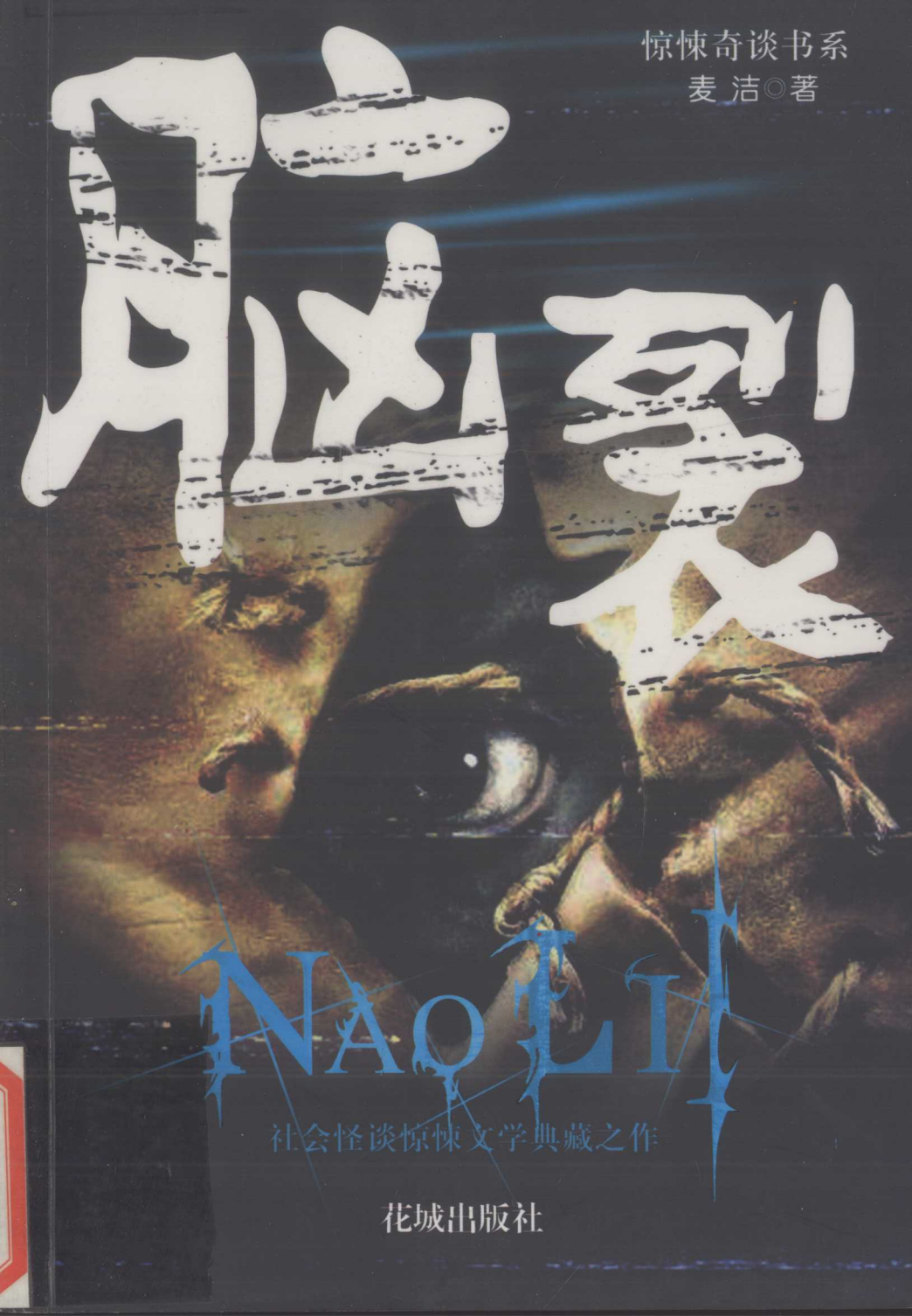


惊悚奇谈书系

麦洁◎著

# 脑裂



## NAO LI

社会怪谈惊悚文学典藏之作

花城出版社

惊悚奇谈书系

# 脑裂

NAO LI

社会怪谈惊悚文学典藏之作

麦洁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**脑裂**

麦洁著 .

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6.4

(惊悚奇谈书系)

ISBN 7-5360-4717-7

I. 脑 ...

II. 麦 ...

III. 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7584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谓      内文设计：李 异

技术编辑：易 平      封面设计：耀午书装

---

**出版发行**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**经 销** 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 刷**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**印 张** 9.875 1 插页

**字 数** 230,000 字

**版 次**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6,000 册

**书 号** ISBN 7-5360-4717-7/I·3735

**定 价** 18.0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|    |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|----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5  | 25   | 67 | 95   | 129 | 149        | 185        | 221        | 261        |
| 木楔 | 真人玩偶 | 鱼食 | 蝙蝠别墅 | 爱杀  | 脑变——无法存活之一 | 吞噬——无法存活之二 | 畸形——无法存活之三 | 怪物——无法存活之四 |



九个人乖乖地围成了一个圈，很好，最后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我兴奋地搓了搓手，为了这个实验，我已经准备很久了，现在，实验的结果应该会非常接近我的设想。

所有的人几乎都略带恐惧之色，但也有例外的，比方那个年轻的女孩子，脸上就带着淡然的忧郁。她的故事我听过，我想她是个浪漫的女孩，居然幻想自己的情人是个吸血鬼。

九个人中，有四个是女人。

她们长得都挺漂亮，我很为她们可惜，这么年纪轻轻的居然就要在这里虚耗青春的光阴。

我忘了说，我是个精神科医生，而这些人都是精神病医院里的病人，我因为要做一项研究，所以选了这些病人来配合我的实验。

这些病人，并不是胡乱选出来的，他们每个人都是说故事的高手，他们幻想出来的自己的经历，可以和那些专靠写故事赚钱吃饭的写手比美。我敢说，如果他们懂得写故事，一定会写得很好。

做完这个实验，我就打算把这些人的幻想的故事写出来，也许可以成为畅销一时的书也说不定。

这是个很大的房间，而此时是傍晚时分，天，正渐渐黑下来。

不错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。

他们中有些人开始有些焦急起来，不安地看着那扇很大的窗户，光线在窗户外慢慢地减弱。窗户有个大的落地窗帘，我要等到天完全黑了才关上它。

我坐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他们都坐在中间，我的身旁有一盏很弱的台灯，这是方便我做特别的记录用的。

我其实比他们还要着急，我等了半年了，今天就可以知道，我的设想是不是有一定的可能。

我的设想很简单，那就是，我认为精神病患者，有可能会互相影响。

这样说吧，精神病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幻觉产生，精神病人是生活在一个他们幻想的世界里。而这个世界，有的完全与现实世界分隔开来，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；而有的精神病人幻想出来的世界，却又与现实世界有吻合之处，他们一会生活在幻想世界里，一会又生活在现实世界里。只是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到底有多少可以吻合，这就决定了他们发病的程度。

甚至还有些人，幻想和现实乱七八糟地掺杂在一起，根本没法分割得清。

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，我虽然可以给病人诊断，给他们开药，可是，对于病人的幻想世界，我是完全没法子理解和知道的。

有时候我就想，精神病患者，他们各自幻想出来的世界，会不会有所吻合，或者能互相进入对方的幻想世界里去呢？

抱着这个疑问，所以我决定做个实验。

我查看了全院所有病人的病历，并了解了他们的真实生活，终于找出来九个病人，这九个病人的共同特点就是，幻想能力都很强，他们把自己幻想的故事当成现实生活。

然后我把这些病人集中在一个病区，让他们几乎每天都生活在一起，当然，除了睡觉，睡觉是要男女分开的，这点我好像不用太加解释。

而我，在这些时间里，也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。

我观察着他们的一言一行，终于，我发现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到后来，有几个病人开始非常接近，他们每天在小声地嘀咕和讨论，而有人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停止讨论，他们似乎在说什么神秘的事情。并且，他们的恐惧的色彩越来越重，那种恐惧和忧心忡忡的感觉，仿佛世界大乱了。

没错，我想他们一定是进入了互相的幻想世界，而在那个世界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会使得他们那么恐惧和紧张？

所以，今天我决定先验收这半年来的实验成果。

天终于完全黑了下来，我拉上窗帘，打开角落里的台灯，蓝蓝的灯光，只照到我脚下那一块，整个房间因此有种诡异的颜色。

忽然，我看见廖长根抖了一下，他把眼睛望向窗外，眼光直直的，充满恐惧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小声问廖长根，我知道故事就要开始了，廖长根一定会给我说个故事，他幻想的、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。

“木偶……木偶来了……她把心，把她木头的心，给我……”廖长根的脸上满足恐怖的表情，并且伸出双手，颤抖着，仿佛捧着一个什么让他害怕的东西似的。

这里的几个人，数廖长根和贾佑铭年纪大，他俩都是四十来岁的男人。廖长根是某个乡政府的办事员，在取消土葬那会儿，总是带人去挖那些偷偷埋下的坟，这种事情终究是比较吓人的，他也因此而得了精神病。

廖长根发出一声有点可怜的叫声，像是被捏着脖子的鸭子，然后开始了他语无伦次的叙说。

为了方便，我将他们说的故事全用录音机录了下来，然后整理成文字。当然，因为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变成一本书，所以在整理成文字的时候，我都用故事的形式记录了下来，在那里，对于一些的细节处理上，我不得不加入了自己的想象。

下面这个，就是廖长根的故事。





# 木 楔

因为思念，

那颗心已经扭曲变形……



俞师傅是这方圆百十里最好的木匠。

现在像俞师傅这种传统的木匠已经不多了，而俞师傅可以说是木匠世家，从他祖父的祖父开始，就是木匠。

俞师傅的木匠活做得好，手艺精，而且做工绝对精细，就算是你让他只做一个小板凳，那做出来的，也绝对和外面的那些板凳不同。板凳的边一定是被磨去角的，每个角也一定是椭圆的，用俞师傅的话说，这样不会伤着人。

俞师傅做的木匠活，用大家的话来说，结实、耐用而且还很漂亮。

现在的木匠，一做活就离不开铁钉，但俞师傅不需要铁钉。他做活，都是用木楔，让木楔把每块木板死死地咬合在一起，细说起来，什么地方用什么样的木楔，还都是有讲究的。

除了这些，俞师傅的木雕花也是一绝，现在的木匠，几乎没几个还会这手艺了。

然而，这些手艺还都算不了什么，俞师傅有一门最绝的手艺，虽然现在这门手艺似乎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了，但是手艺是家传的，即使没用也不能丢掉。

俞师父的这门手艺就是做木偶。

俞师父做的木偶，手脚都能动，五个手指的活塞和人一样。木偶的关节处都是用木楔咬合的，那木楔做的，就像人的关节一样，一边是个圆头，一边是个凹窝，两个镶在一



◎ 木楔

处，可以360度地转。

村里有个传说，就是关于俞师父的这门手艺的神传。

传说俞师父年轻时生活状况很不好，他母亲早逝，父亲又在他刚成年时去世了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那时候四里八乡的都只相信老俞师父（即俞师父的父亲）的手艺，而俞师父的手艺到底怎么样，没人知道。自然，这来找俞师父做木匠活的就少。

这样勉强生活了两年，俞师父的年龄也不小了。眼看着村里的同龄人都成家了，俞师父却还是光棍一人。这也难怪，他连自己也只能勉强喂饱，又有谁家肯把女儿嫁给他呢？

就为这，俞师父天天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那天夜里又起来，俞师父看见以前父亲准备的一些上好木料，那本来是打算给俞师父结婚时做家具用的，现在也用不上了。

俞师父郁闷得很，就把木料拿出来左看右看，忽然心生一念。于是，他立即拿来工具，又砍又刨，又雕又琢。几个月后，他居然做出了一个真人大小的木偶。

这个木偶显然是个女性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椭圆的小脸蛋，细致的鼻眼。

做好木偶，俞师父又拿出自己吃饭的钱，给这木偶弄了一个假发，还有一身衣服，然后就让“她”坐在堂屋里。

谁知道过了几个月，这木偶居然沾染了人间的气息，当然，这也许是俞师父做木偶时倾注了所有的精力，他的一部分思想注入了木偶身上造成的。

这一天早上，俞师父起来，发现家里打扫干净了，水罐

里的水也满了，早饭烧好了放在锅里，虽然只是简单的红薯粥，却透着不似人间才有的香味。

俞师父在家里找了一圈，门都关得好好的，是谁做好事呢？

一连几天，俞师父早上起来时都发现是这样。俞师父终于忍不住了，这天夜里，他故意装作睡着，然后却偷偷地观察。

到了天快亮的时候，堂屋里忽然有了声响。

俞师父正准备下床，却听到有人走了进来，俞师父眯着眼一看，天哪，天仙似的一个大姑娘。大姑娘走到俞师父的床前，看了俞师父一眼，那一眼呀，眼里满是又爱又怜的神色。那一眼，一下子就把俞师父给电了！

大姑娘看完俞师父，就出去忙开了。

俞师父也偷偷地跟在大姑娘后面，他要看看这大姑娘到底是哪儿来的。大姑娘走到院子里，拿起扁担什么的，出门挑水去了。

俞师父站在堂屋里，一头的雾水啊。

他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再仔细一看啊，明白啦，原来是堂屋里坐的那个木偶不见啦。俞师父浑身发冷，木偶怎么会不见了呢？难道……

大姑娘忙完了，俞师父躲在门后，看见大姑娘进了堂屋，拍了拍身上的衣服，用手理了一下头发，然后往凳子上一坐，天啦，一眨眼，就又变成木偶了！

俞师父开始有些害怕，可后来想起大姑娘看他的那一眼，他就不觉得害怕了。



第二天夜里，俞师父又睁眼等着，天快亮时，果然堂屋有动静了。一切都和昨天夜里一样，只是，俞师父这次等大姑娘出去，他就坐在了堂屋里。

大姑娘忙完了，一脚踏进堂屋，看见俞师父坐在堂屋，愣住了。

“你是什么来的？为什么说变人就变人呢？”俞师父也不觉得害怕，张嘴问道。

“我能是个什么，不过是块木头。”大姑娘叹了口气，“我还没成形，就被砍了。多亏你有那么高的手艺，把我雕琢成形，又多亏你把我放在这人气最旺的地方，让我沾染点人气，也才能有今日的成就。”

“你既然能变形成个大姑娘，不如就和我一起生活吧？”俞师父越看越爱这姑娘，不由地张嘴恳求道。

大姑娘脸红了，她等的可不就是这么一句话吗？

她点了点头，从此就不再变回木偶了，给俞师父做了老婆。

这件事情传出去后，俞师父的生意一下子火起来，甚至很远的村子做家具什么的，也来找俞师父，俞师父一时间名声大振。

当然，上面这个故事，最精彩的部分，都是乡里人臆想出来的。估计他们把《田螺姑娘》的版本改了改，然后安在了俞师父和俞师母的身上。

其实村里人真正看见的，不过是俞师父做的那个真人大小的木偶在某一天突然就不见了，俞师父却在这之后不久就娶了个如花似玉的老婆。

至于俞师母是不是真的是木偶变的，并没有人看见。

后来大家问起俞师父，他嘿嘿地笑着解释：“木偶哪能真的变成人呢，都是大家传说的罢了，那种手艺，只有神仙才有啊。”至于俞师父的木偶哪里去了，他自己也不解释，因此别人就更加猜疑了。

其实，俞师父的木偶早些时候丢了。那是一天晚上，俞师父听见院子里有动静，他忙起身去看，发现院子的门被打开了，一条黑影刚刚跑了出去。俞师父心里一合计，这肯定是遭贼了。可是俞师父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他查了一下，发现什么都没丢，那个木偶却被人偷了。俞师父再追出门去，黑影已经不见了。

虽然很心疼木偶丢了，但俞师父想，这也是哪个喜欢木偶，喜欢他木匠活的人干的，也就算了。

这事发生后的一天，一个姑娘来到俞师父家，要找老俞师父。俞师父告诉姑娘，老俞师父已经过世了，姑娘一听就掉下泪来。俞师父忙劝住姑娘，细一打听，原来，姑娘是老俞师父生前一个朋友的女儿，家里出了事，父母都不在了，来投奔老俞师父，没想到老俞师父却过世了。

俞师父听姑娘这样一说，心想，冲着老俞师父的为人，这是很可能的，于是收留下姑娘。

两个人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，一来二去，两人产生了感情，于是一合计，就一起过一辈子吧，这样，姑娘就成了俞师父的老婆。

因为村里传的木偶变人，对俞师父却是大有帮助，上门要做活的人，很多是冲着这个传说来的，所以俞师父也没解



◎ 木楔

释。

来的人看见如花似玉的俞师母，也就更加相信传言了。

可是，似乎好景不长。

俞师父和俞师母结婚后，好几年都没有生育。这当然让那些村里人更加猜测俞师母是那个木偶变的，但俞师母却为此吃不好睡不好。

就在此时，有人说哪里哪里的送子观音很灵，让俞师母去拜拜。这一拜，也不知道是神显灵还是撞了巧，俞师母真的怀上了。

许了愿是要还的，在俞师母有了三个多月身孕的时候，就找了一天天气好的日子去还愿。

没想到的是，俞师母这一走，却再也没有回来。

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俞师母好像就此失踪了。俞师父去庙里问过，都说俞师母还完愿就走了，而且还说回家去。可确实的，俞师母又没有回到家。

就这样，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。

怪事情是发生在一天夜里的。

俞师父现如今已是人到中年，收了个徒弟。

平时小徒弟都是住在俞师父这里，也帮俞师父做做家务事和力气活，每个月小徒弟回家两趟看爹娘。这天刚好是小徒弟要回家的日子，傍晚时分，徒弟做完活收拾了一下就回家去了。

俞师父吃过晚饭，看了一会电视，就上床睡觉。刚睡着没多久，忽然被一阵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。



俞师父披着褂子起来，问门外的人：“谁啊？半夜三更敲什么门啊？”

“我有急事，师父，麻烦您！听说您是这方圆百里最好的木匠，我求您做个木匠活。”门外是个女子细细的声音。

“要做活也得等到天亮才来啊！”听是个女子的声音，俞师父的心也就软了。

“很急啊，师父，我们天一亮就要离开，您一定要帮帮我啊！”

俞师父心一软，也就打开了门。

只见外面黑处里站着一个女人，二十来岁的样子，手里还搀着一个人，只是这人看不大清楚，但手脚低垂着，似乎生了病似的。那年轻的女子看见俞师父开了门，忙搀着那个人走进院子里。

女子进了院子，忽然把搀着的人往地上一放。那人一被放在地上，手臂和腿一下子滚落了，俞师父吓了一跳，细一看，那竟然是个木偶！

“师父，我想麻烦您帮我把木偶修一修，成吗？”女子的口气很是焦急。

俞师父没出声，却看着木偶失了神，这个木偶和当年他做的那个多像啊。

只是这个木偶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已经七零八落的，几处关节断开了，手臂和腿也断了，脸上黑乎乎的。

俞师父的心里动了动，看到木偶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想起了失踪二十多年的老婆。

他拿出工具，细细地给木偶重新整修。



◎ 木楔